

張夢麟主編

少年
世界
文學
叢書

劫後英雄

司各脫原著
施警存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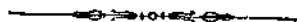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JVANHOE

BY

SIR WALTER SCOTT

(*Retold By Michael West*)



施
藍
存
譯

劫
後
英
羅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劫後英雄 目次

第一章	在林中	一
第二章	兩個大人物	六
第三章	撒克遜人凱特立克	一二
第四章	宴會——和一個挑戰	一五
第五章	一個神祕的朝山人	二一
第六章	阿希倍城外的比武	三〇
第七章	選舉美豔女王	四四
第八章	報酬	四七
第九章	戈司在強盜羣中	五四
第十章	第二日之比賽	六三
第十一章	『魔王脫鎖了』	七二

第十二章	『像一個傻子』	七九
第十三章	黑武士與隱士	八二
第十四章	『都做俘虜了』	九二
第十五章	強盜之集合	九九
第十六章	在叻吉爾思冬堡	一〇四
第十七章	呂佩珈之勇氣	一〇七
第十八章	一個怪教士	一二
第十九章	凱特立克之脫逃	一九
第二十章	烏利珈之許願	二六
第二十一章	安孛羅思神父	三〇
第二十二章	塔樓之攻戰	三九
第二十三章	烏利珈之復仇	四九
第二十四章	『堡燒起來了』	五三

第二十五章	盜亦有道·····	一六三
第二十六章	決定行刺·····	一七五
第二十七章	廟衛之大主教·····	一七七
第二十八章	英國的國王李却·····	一八七
第二十九章	上帝底判決·····	一九五
第三十章	『在獅子嘴裏』·····	二〇〇
第三十一章	呂佩珈之永別·····	二〇四

劫後英雄

第一章 在林中

在英國的那個美妙的東河流域裏，古時候有過一個大森林；這森林遮蔽了希菲爾和東卡司透二城之間的大部分美麗的山谷。

這部小說中所講的時期大約在七百五十年以前。那時英國的國王是綽號「獅心」的李却，可是那時他出征到巴勒斯坦去已有好久，國中便由他的兄弟約翰代他統治着——但是却治理得很壞。他還設下許多奸計，圖謀篡位，想等他的哥哥李却回來時，把他攆出國外。

距那時僅一百年之前，英國是被腦門人所征服了的。幾百年來，這兩個人種——腦門人和撒克遜人——混合攪來造成了現在的英國民族。但是在本書中所講到的那時期，尚未有這種混合；在腦門族的「貴族」（即大地主）和撒克遜人（英國的

土著）之間，還存着很深的惡感 and 仇恨。

崇 崇 崇 崇 崇

落日照在我們上文曾經提起過的森林上。幾百株大橡樹在厚密的青草地上伸出了牠們底結縷的枝柯。有幾處地方，樹木繁茂得完全擋住了日光。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樹木比較稀疏，陽光照射着樹木的枝條和生苔的樹幹，投影到下面的草地上，織出一片明亮的花紋。

在這樹林中央，有一大塊空曠的地方，好像從前是拿來作宗教上用途的；因為在一個小山頂上，還豎立着一圈龐大的粗石，顯然是一個廟宇的遺址。其中有一塊大石頭已經跌在山脚下，恰巧擋住了一條小溪的水路，因此那溪水在這石塊上濺流而過，成爲一個嗚咽着的飛瀑。

此外，還有兩個人物來補足了這個景色。

那年長的一個生着一副粗獷的外表。他穿着一件最簡陋的長袍——一件用獸皮做的大氅，從喉嚨一直拖到膝蓋，在腰間用一條闊皮帶束着。在他底皮帶上，他還掛

着一個號角和一柄兩刃刀。他底項頸上戴着一個銅環，那上面刻着一行撒克遜文字：『戈司，蜂狼之子，係洛叟荷德凱特立克家的生奴。』原來戈司是一個牧豬奴。

在這牧豬奴身旁，有一個比他小十歲左右的少年坐在一塊從山頂上跌下來的大石頭上。他底大氅是一種鮮豔的紫色布的，而且上面還用各種顏色繪着花紋。他底兩隻手臂上都戴着銀釧，項頸上也戴着一個銀環，環上也刻着文字：『汪霸，阿蠻之子，洛叟荷德凱特立克家的家奴。』他是凱特立克家的俳優，他底職務就是在吃飯的時候或主人吩咐的時候以滑稽及愚蠢來娛樂他底主人。

『這些混賬的豬獠，』戈司在高聲地吹響了他底號角以召集那些四散的畜生之後，這樣說。那些豬雖然以同樣合於音樂的聲調應答他底呼召，可是並不急速離去。

汪霸





了牠們底食物。

『去，番斯！番斯！』他用最高的聲音向一隻像狼一樣的狗叫着，那隻狗正在疲弱地奔跑着想把那些不聽話的豬趕攏來。

『一個魔鬼挖了牠的牙齒去了，』戈司說，『那混賬的管林人又打傷了牠，讓牠做不成事。』汪霸起來幫助我。你繞到山背後去，把那些豬向我這裏趕攏來。』

『真的，』汪霸仍舊坐着一動也不動地說，『我已經把這件事情和我底腿商量過了，牠們的意見以為這是對不起我底衣服的，把牠們拖到那些泥濘的地方去。不要鬧！那是什麼呀？』他說着，傾聽着那些正在漸漸地聽得清楚的馬蹄聲。『我得去看看那騎馬的人。或許他們是從仙宮裏帶了奧裴龍王的聖旨來的。』

『見你的鬼，』那牧豬奴回答。『可怕的暴風雷雨正在離我們這裏沒幾里路的地方發作着，你爲什麼還要說這樣的話呀？你聽雷轟。你看這雨，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雨點。我們回去罷，不要等大雨落下來，天晚了就很可怕了。』

汪霸似乎被這幾句話說服了，因爲他跟着戈司走了。戈司趕着豬，穿過了樹林，很快地走着。

第二章 兩個大人物

那些騎馬的人隨即就來到戈司和汪霸面前。他們大約有十來個人，其中最前面的兩匹馬上的似乎是兩個高貴的人物。

一個顯然是職位很高的教士。他底袍是用最好的布製成的，並且邊上還鑲着皮，勻整的褶襠拖在他底脚上和肥胖的身上。他底容貌顯得他並不是一個能節省任何享受的人。他底臉上的表情是愉快而高興的。他早着一個嫻於騎術者的安詳的神氣，跨着一匹肥大的馬。

他底同伴是一個聖堂武士，或即是保護教堂的武士。這種聖堂武士是一半教士，一半武人性質的。他們是一些立誓安於堅苦清淡的生活，願為恢復耶路撒冷聖地而戰爭的人。這種武士包含着各國的人，在歐洲多數國家中都有這種聖堂武士的寺院。這些武士雖然立下了這樣神聖的誓言，可是他們的名譽却很壞；他們都是凶殘不仁，而習於下流生活的。

這個聖堂武士是一個大約四十歲左右的人，他底身材是瘦長而強壯。他底臉上的表情似乎足以使任何陌生人望而生畏。他底皮膚被東方的太陽曬得幾乎發黑了，他底眼睛裏充滿了勇氣和堅強的意志力。

他穿着一件大紅袍，在右肩上綴着一個白色的十字架，這是他底職位的符號。這件紅袍裏面罩着一件鎖子甲，他底膝蓋和兩足上都有很靈巧地連接起來的鋼甲遮護着。在他底腰帶上，他佩着一柄長劍。他騎了一匹駿馬，而他底戰馬却由一個侍從牽着跟在後面。另外還有一個侍從給他拿着長矛和盾牌。還有兩個侍從跟在後面，他們底衣服顯示出他們是東方國家的人民。

這一羣人的很奇突的出現，引起了汪霸底興趣。他認識這教士是喬伏寺裏的哀謨方丈，周圍數里之內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酷好打獵、宴飲和種種世俗享樂的人。他底同伴和那些東方侍從的怪異樣兒，使戈司和汪霸全神都專注着沒有餘力來着急哀謨方丈的問話。

『我問你們，孩子們，』那方丈又高聲地說了一遍，『你們能够告訴我們到洛叟』

『荷德的凱特立克家去的道路嗎？』

『這條路可不容易找，』戈司回答，『而且凱特立克家裏的人睡得很早呢。』

『別說渾話！』那武士說。『睡了也很容易起來招待我們這樣的旅客的。』

『我可不知道，』戈司說，『我應該不應該給這些把借宿當做一種權利的人指示到我主人家裏去的路。大多數的人都是把借宿當做一種恩惠的呀。』

『你敢對我說這樣的話嗎，奴才！』那武士說，把他底馬鞭揚起來了。

哀謨方丈策馬上前，夾在他們中間。『我們這島上的人，』他說，『是不喜歡挨打的。告訴我，好孩子，』他對汪霸說，給了他一個小銀幣，『到凱特立克家去的路。你不會不知道的，指引旅客是你的責任呀。』

『從這條路一直走去，』汪霸回答，『走到一個石十字架的地方，就向左轉灣；我希望你們在大雨之前就走到了。』

那方丈謝了他底指引，於是這一羣人便疾馳而去。

當他們底馬蹄聲聽不見了之後，戈司對他的同伴說：『如果他們聽了你這賢明

的指引，他們今晚上是到不了洛叟荷德的。」

那俳優大笑着：『不會。可是如果他們運氣好，他們可以走到希菲爾，那也是一個給他們的好地方。』

『你這個辦法不錯，騙他們一騙，』戈司說。『要是讓哀謨方丈看見了羅溫娜姑娘，那才壞事了——要是凱特立克和這廟衛吵架起來，那更壞事了。』

『這位凱特立克，』哀謨方丈和那廟衛，查理·特·薄阿·占爾倍爵士，騎着馬前進的時候說：『是個倨傲，勇猛而易怒的人。他反對我們腦門族的貴人，甚至反對他底鄰舍，雷琴那爾·弗朗·特·伯符和菲力·馬爾伏亞珊。』

『我希望在這個著名的羅溫娜姑娘身上看到許多美麗，』薄阿·占爾倍回答，『以補償我向她底父親凱特立克這樣一個粗魯不法的人去求惠的損失。』

『凱特立克並不是她底父親，』那方丈回答。『她祇是他的一個遠親。他是她底保護人。你看羅溫娜姑娘的時候得小心些，因為他是非常經心地保護她的。據說他把她底唯一的兒子，埃凡訶的惠爾弗利，趕出了家門，祇因為他親熱地看了她之故。凱特

薄阿吉爾倍



立克要把她嫁給康甯斯堡的亞賽爾思丹，一個老頭兒，撒克遜王族的後裔。——現在到了這石十字架了，我記得那俳優告訴我們，該向左轉彎了。」

「向右轉彎，」那廟衛說，「我記得是這樣說的。但是這裏有個人睡在這十字架脚下，讓我來用矛挑他醒來。」

那人跳了起來，「你爲什麼打攪了我的思緒？」他說。

「我們祇要問你，」那方丈說，「到洛更荷德去的路，到那撒克遜人凱特立克家裏去的路。」

「我自己也是要到那裏去的，」那陌生人回答，「我來領導你們，我是一個朝山的人，剛朝參了耶路撒冷回來。」

他把他們帶着走在右邊的那條路，隨即就深入了樹林裏去了。

『我很奇怪，』那方丈說，『在出門了這麼久之後，你還很記得這森林中的小路。』
『我是生長在這地方的土著，』他們的領路人回答。

第三章 撒克遜人凱特立克

凱特立克坐在他的廳上。他心裏正在不高興，因為三個緣故——第一，爲了羅溫娜姑娘到一個遠處的教堂裏去參加晚禱，回來得很遲；第二，戈司也早該趕着豬回來了；第三，他要等汪霸來給他在吃晚飯的時候說笑話。



「羅溫娜姑娘爲什麼還不出來？」他怒氣沖沖地問。

「她正在換衣裳，」一個侍女瑟爾琪塔回答。

「見了十個鬼啦，誰教戈司在收場上耽得這樣晚？我就要聽說，我猜想，我的豬都被那些腦門族的餓得荒的奴才趕跑了。還有汪霸，汪霸到什麼地方去了？不是誰說他和戈司一塊兒去的？」